



AI制图

捉 螾

□吴成远

每年天气一转暖，我的心就开始痒痒起来。不为别的，就惦记着去捉螾。

捉螾最好是晚上。这小东西白天躲在滩涂的泥洞里，非要等天黑透了，才成群结队地溜出来，横着爬进芦苇地，用那对不大不小的钳子“咔嚓”一下剪断芦苇叶，抱着残叶吸汁液，活像一群偷喝饮料的小贼。

那天吃过晚饭，我催着爸爸妈妈赶紧出发。自行车后座绑着小水桶和网兜，我们穿过宁波大学旁边那条熟悉的小路，拐过几道巷子。巷子里人声嘈杂，昏黄的灯光下有人在聊天，有人在遛狗，但我心里只惦记着滩涂上的螾。到了甬江边，江风夹着水汽扑到脸上，凉丝丝的，带着一股淡淡的泥腥味。还没爬上江堤，就看见滩涂上晃动着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束，我心里顿时雀跃起来——已经有小伙伴先到了！

把自行车往堤边一靠，我就要往下冲。妈妈一把拽住我，递过雨靴：“急什么急，先把靴子穿上！”我一边套靴子，一边踮着脚往堤下张望。江堤上不时有人提着水桶爬上来，桶里螾叠得密密麻麻，“咔嚓咔嚓”的钳子声听得我眼热。我忍不住扯着爸爸的袖子：“爸，快点儿！”妈妈在旁边唠叨：“看这急的，人家螾又跑不了。”可我哪儿听得进去？

月亮不知什么时候升起来了，淡淡的月光洒在江面上，像给宽阔的江水披了一层纱。堤下的芦苇在晚风里轻轻摇晃，“沙沙沙”地响，仿佛在说悄悄话。芦苇丛里，几束手电筒的光束晃来晃去，时而照见谁弯腰的身影，时而又听见谁的惊呼。远处渡口传来一声汽笛，低沉沉闷的，似乎也在为我鼓劲呢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江风里裹着青草味、水腥味，还有说不清的夜的香气，整个人一下子精神了。

我第一个冲下堤，手电筒的光一晃，滩涂上立刻显出纵横交错的螃蟹脚印。咦？怎么一只螾都没看见？妈妈跟在后头，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你那么大声，早把它们吓回洞里啦。蹲下来，别出声，等一会儿。”

我只好蹲下，关了手电筒。果然，没过多久，那些黑乎乎的小影子开始从洞里试探着往外爬。我屏住呼吸，轻轻打开手电，光柱正好罩住一只——它顿时像被施了定身咒，一动不动地趴在那儿。青褐色的壳，比一块钱硬币大不了多少，两只小眼睛竖着，呆呆地望着我。我伸手去抓，刚要碰到，它“嗖”的一下横着窜出去，钻进旁边一个泥洞里，只留下一个圆圆的小孔朝我瞪眼。

“哎呀，跑了！”我懊恼地叫。

爸爸笑着走过来：“别急嘛，它认生。你手上有温度，它感觉到了当然跑，你得戴上手套。”他蹲下来，打开手电筒照向另一个方向，“看那边。”

顺着他手指的方向，我愣住了——好几只螾居然趴在芦苇秆上正啃得欢呢。它们一点儿也不怕人，灯光照着也不跑。爸爸戴上手套，轻手轻脚走过去，手从后面悄悄伸过去，一把夹住螾的背，那只傻螃蟹就只会挥舞钳子，怎么也夹不到人。我学着爸爸的样子，瞅准一只，慢慢把手伸过去——夹住了！我把它举起来，它在我手心里挥着钳子，好像在抗议。妈妈笑了：“行啊，开张啦！”

我把螾扔进小桶里，只听“啪嗒”一声，它在桶底爬来爬去，“咔嚓咔嚓”的钳子声听得我心里美滋滋的。

滩涂上的潮水慢慢退远了，露出的泥地越来越大。螾们在退潮后的泥地上匆匆爬行，手电筒的光在夜里晃来晃去，照见远处好些身影，有大人有小孩，都弯着腰在泥地上摸索，成功的尖叫声不时在夜空里飘荡。整片滩涂像活过来似的，随着潮水的呼吸微微起伏。

不知不觉，小桶里堆起了青褐色的小山，叠在一起响个不停。偶尔有只调皮的想爬出来，刚爬上桶沿就被同伴拽下去，看得我直乐。正玩得起劲，爸爸看了看表：“十点了，该回家啦！”我又使起了老套路：“最后三只，捉三只就走！”爸爸无奈地摇头笑笑，但还是打开手电筒帮我照着亮。

又捉了几只，收拾好东西爬上江堤，回头望一眼，月光下的滩涂上还有零星的光束在晃动，芦苇依旧“沙沙”地响着，像在跟我们告别。

我在百度上查过螾的资料。螾，学名相手蟹，又名螃蟹，淡水产小型蟹类——也就是说，它们属于螃蟹的一种。常栖于河口泥滩，以藻类、腐殖质为食，左螯硕大如盾，右螯纤细似钳，恰如执笔之手，故得“相手”之名；潮涨时蛰伏洞中，潮退即列阵巡滩。穴居近海地区江河沼泽的泥岸中，分布于中国山东、江苏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以及朝鲜、日本等地，能伤害禾苗，损坏田埂、堤岸，对农业和水利有害。

螾对农业来说还算害虫呢。不过像爸爸说的：“什么害不害虫的，到了咱们中国人餐桌上，那都是美食。”

妈妈是宁波人，一说起螾就眉飞色舞：“这螾虽小，可把江海的鲜味儿都收在壳里了。”小小的螾，在她手里会变出“花”来。她有一门传自外婆的腌螾秘方：螾加上雪里蕻、老酒、姜丝、花椒粒，在青瓷坛里层层叠叠压上几天，开坛时酒香裹着咸鲜直冲鼻尖。这个外公最是喜欢，经常一口螾，一口小酒，喜滋滋地吃上半天。有时懒得等了，妈妈也会清蒸螾，姜丝铺底、料酒轻淋，掀盖刹那，白雾裹着鲜香扑面而来。还有螃蟹酱，将螾用盐水浸泡后冲洗几遍，再加入白酒或黄酒、香料，捣碎后放进容器里腌一晚上，第二天就可以吃了。

作为江西人的爸爸，却偏爱姜葱爆炒。大火快炒，油星子噼啪作响间，香气霸道得能掀翻灶台上的锅盖。爸爸这时总会用锅铲轻敲锅沿，节奏如滩头潮音。“三声脆响，火候刚好。”爸爸说着口头禅，锅铲第三声余音未散，他已利落落地盛盘。有的时候，爸爸还会加点儿辣——青红椒丁在热油里噼啪爆裂，辣香直窜鼻喉，他笑说：“这是给螾提神！”

这在妈妈看来简直不可思议，哪有海鲜放辣的！

不过当螾摆上桌时，三双筷子同时伸向盘子。那一刻，什么咸鲜和香辣的界限，全都在腾腾热气里模糊了。这个时候，爸爸会笑妈妈“口味背叛了自己的宁波根”，妈妈则说爸爸是“江西辣椒界的叛徒”。

每到这样的夜晚，我就觉得，人世间最好的味道，就在这三双筷子交错的刹那，在这热腾腾的饭菜香里，在这说说笑笑的寻常日子。

等天气再暖些，我还要去捉螾。



资料图片